

# 創作的道路

蕭軍

志勳 撰



1947年12月

1867

# 路道的作創

著者 郭沫若

出版者 群聯書店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總發行人

復旦大學圖書館藏

重慶文光書店發行

鄧 黃 龍 莊 版 初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

# 創造的道路

有版權 禁翻印

著作人 郭沫若

發行人 汪日聲 潮

發行者 重慶文光書店

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基本定價 元正

重慶文光書店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|
| 1 創作的道路.....      | (一)  | 1 |
| 2 寫爾所知.....       | (一四) | 1 |
| 3 關於『接受文學遺產』..... | (一八) | 1 |
| 4 蘇和斯圖作者致蘇聯.....  | (二〇) | 1 |
| 5 再談中蘇文化之交流.....  | (三五) | 1 |
| 6 日本民族發展機觀.....   | (五二) | 1 |
| 7 我的學生時代.....     | (六五) | 1 |
| 8 安娜的答案.....      | (七八) | 1 |
| 9 伽馬羅亞想到夏完淳.....  | (八五) | 1 |



創作的道路

創作的路

我們有幾位朋友組織創造社從事文藝活動的時候，曾經有過這樣的號召，便是本着內心底要求以圖個性的發展，頗引起了一些部份人底非議，以為這便是創造社主張「爲藝術的藝術」而非「爲人生的藝術」底供狀。直到現在，在好些人底交際圈裏面，還反覆着或人云亦云地沿用着這樣的見解。這其實是一種膚淺的無批判的批判。無論任何只能發生價值的活動沒有不是本着內心底要求，拿最積極的革命活動來說，假如你不是本人諸內心底要求，即是沒有深切的自覺，那你只是盲動、蠢動、或假革命，你必然會得不到結果或生出反結果。無根的樹木是不能存活的，無源的水流是容易枯竭的，這不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嗎？有自覺性的活動必然能收到它的相應的成果，從活動者個人來說，便可以得到他的個性底發展。這樣解釋起來，我們可以知道創造社同人底倡導號召，其實

是作爲這個民族的特有的一種文化的表現。我們只是沒有講來龍的結果而對於國  
族精神發生怎樣的作用而已。這也難怪。因爲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  
在以此自愛。事實上只是本種的一個偏見。無論任何藝術，沒有不是爲人生的。我們不  
只是在藝術的人，是爲極大多數人，這是藝術少數人，更還是爲極短暫的。目前還是爲本  
極長時，永遠在這里與母親有些才，培養或訓練，假如是爲極少數人，目前學科而祖世紀來這些  
個述享樂的藝術生藝術的文藝，或更便是所謂藝術藝術藝術派。我們是認爲藝術，  
多本的價值的。但即使是爲極大多數人，而只是爲的是極短暫的目前，就如連在低主  
級趣味的一般通俗文藝，還是同樣地沒有價值。而且有時是更加有害，因爲它所害的，  
不是少數的個人而是多數的大衆。又假如是爲極大多數人極長久的永遠享受，便是深入  
淺出，體現着永恒的真理，而又平易近人，始終是極新鮮，極明朗，極健康，極有力的  
那種作品，我們認爲是可以算作理想底極致。但如爲的極長久的永遠，而在目前僅能得  
少數人的了解，或因理念深刻，難於把握，或因表現特異，脫乎常軌，文藝史中每不乏  
這樣的先例，便是當代無聞而日久彌光的作品，那價值由它本身便可得到證明，它根本

爲的是永遠，而結果也就是爲的極大多數的人生。若要詳細的分析，則依價值底久暫與接受者底多寡，應該還可以得出無數的等次，但我們儘可以不必在這些空洞的問題上多費筆墨了。

藝術是價值底創造，它根本是爲人生的。怎樣的生活，無論是內心的或外在的，才可以使人生美滿，這樣的自然和社會才適合美滿的人生，如何而後可以創造那些美滿者適合者或消滅那些相反的部分，這是藝術底一些基本命題，這些命題和文化部門底其他活動，事實上是共通的。它們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，不同的只是方法和態度。譬如以科學言，它的究極目的，同樣是在乎理想的人生之創建，但它幾乎純是由理智活動去分析、提煉、綜合、應用，而偏重於物質建設。藝術則多靠情意活動去體驗、想像、批判、構成，而偏重於心理建設。而兩者亦互相爲用，德國的物理學家赫爾岑和赫爾斯說過：「自然科學家是須要有藝術家底幻想力的」，而藝術家更斷然不可缺少科學底教養，例如近代的建築、雕刻、繪畫、音樂，實際是以力學、解剖學、色彩學、光學、音影學等爲其基礎，而近代的文學，無論是小說、戲劇、詩歌，除應有關於自然科學底豐富的常識之外，尤須仰仗於心理學、精神病理學、社會科學等底結晶。誠然，一入底智





說：「有韻者謂之文，無韻者謂之筆」，文章是爲詩歌所逼佔。中國雖然沒有晏錯大邦的民族史詩，但如周秦諸子中底許多韻文對話故事（這種故事，在手中最多要得要隨口隨心，拿民間文學來說罷，周歷代的彈詞和鼓詞，都是屬於這類的），重國萬劇詩詞，要整的戲劇活動最不發達，本來由周秦諸子底韻文對話，再加以變化底過程，便可以成爲戲劇詩的，但中國的古代文學不會向這條路發展。韻文對話是發展成爲戲劇，但真是把戲劇無限制的拖長，人物却只停留這兩三人底簡單。古代文人對於形式底遵守，是可以驚人的，一種形式可以株守到幾百年乃至兩千年而無多大改變，這原因大約是由於中國社會底長期定期化，或許也怕是中國人缺乏創製形式底天才吧。中國回劇則是國學變革以後才發展出來，而且是直接或間接地受着印度戲劇影響，由元代底雜劇發展到明代底傳奇，這些是繼續着更進化的程序，但始終未能脫離戲劇底限制，雖然在明代，我們是還可以稱爲劇詩的。

不過我們中國人對於詩的認識，可以說特別敏銳，自周以來，我們對於詩的認識，是多就只限於抒情，詩三百篇便純粹是抒情之作，有好些人說中國無大史詩，這道理也是

我看來，倒是值得誇耀的。用詩的形式來敘事，我們中國人早就覺得不甚合理，所以凡是屬於洲歐敘事詩範疇的辭賦駢文，在我國却只稱之爲辭賦駢文，而不稱之爲詩，看待它是和詩有別。因而很早我們就知道利用更適當的散文來敘事，我們的偉大的史家司馬遷，在這一點上他實在有光輝燦爛的開闢，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散文家，同時是可以稱爲偉大的小說家的。可惜他這一開闢只是在正史或傳記文學上得到傳承，此外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。在小說方面則僅僅漫衍爲某生式的筆記體，像章回體比較規模宏大的小說，還是由印度來的「變文」演變出來的，而章回小說也始終沒有脫掉那講唱體的形式。詩以限於抒情底這個傳統很值得寶貴，我們在這一點上確確實實是比歐西諸國先進。但奇妙的是歐洲文學底傳統到中國來之後，我們中國人却來了一個走回頭路的傾向，以中國詩中沒有敘事詩和嚴密的劇詩爲遺憾，而要盡力從事於敘事詩與劇詩底建設。直到現在還有些詩人在努力競做長詩，有的要做到一萬行，有的要做到一萬八千行，這努力我看是有點近於浪費的。詩並不是以長爲佳，要長於其所不得不長，短於其所不得不短，拚命拉長而且要限定行數，那簡直等於在拉掛麵了。詩如嚴格地限於抒情，則事理上是不能過長，中國除離騷以外沒有更長的詩，也就是這個事實底證明，要做長詩，

必敘事或者紀行，但要滿足這些目的不是有更自由更合理的散文在嗎？中國人已經脫離了兩千年，外國人也已經脫離了「世紀的那種形式」，為什麼還要把它檢起來以驚奇立異？

我們曾說要建立「紀念碑性的建國史詩」，這是要建立足以紀念目前這個大的時代偉大作品，並不是要限於做「詩」，假如有大規模的小說或戲劇出現，足以紀念目前的時代，我們同樣是稱之爲「史詩」的，無當是這些形式可能性較大。有些人一說到詩便和韻脚或分行底形式相聯，這不外是一種俗套的習慣上的成見。其實就是純粹的詩，可以有韻，可以無韻，可以分行，也可以不分行。有韻和分行不必一定就是詩，有韻和分行寫出的告示，你能說它是「詩」麼？詩是情緒底攝影，韻語是言語底曲譜，二者性質雖相近，但並不是不可分離的一體。情緒是有節奏的，故詩不能無節奏，在這裏很容易和言語底音樂性合拍。有詩底內容而有適當的韻語以表達，與同性質的物相加可以便效果倍增的合力作用(Synergy)底原則，故詩多有韻。但這適當底程度是不容易得到的，言語的音樂成分過多，反足爲詩的桎梏，到了這樣，倒不如解脫桎梏而採取自由詩乃至文詩底形式，反足以維持詩底真面目，所謂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修飾」也。優美的抒情

散文或詩體作品又本質的地是詩。這固是原來無窮，而近世樂劇分行爲音樂的詩與非歌語的  
是會很多整篇各方面去開拓的。新歌之所異於舊者，即在於審諸藝術要素或海多軍由被旁至  
較受訓育始些歌詞，而韻文告示相違背，若其達官德與樂能配合而唱起來不難也。根據較  
動員，但那是音樂底力過重，並不是詩的方嚴，而歌真詩是只有其附分鼓的，在歌想以身資  
作歌，這三件事體不會同時並行，而音樂是其目的，而詩是其手段，詩人做的長  
歌詩音樂家每每不易聽得而必修改自然由音樂家所作的歌詞，在詩人看來却有些提  
庸俗，若不極惡辭，這兩者將來豈不可以調和？我運寫着兩個不相容，能性歌詞，我所作曲長  
子不能唱，而像唱的曲亦難入耳。座裏戲本底對些慷慨激昂或者低回反覆的唱白，用文學上  
的眼光看起來同大都相近於不通。可見矛盾之身是自當覺察而於允尤物，一人一書既難調  
同樣，如歌劇底製作將來怕也只有好委諸音樂的專門家，或者讓音樂家而有文學底識的  
筆者或文學家而有音樂底素養者來担任這項任務吧。例如舊劇底改進便是一個確例，如升  
不是戲劇的專家或對舊劇有素養者，便決沒有可能來從事，如要勉強便只好失敗。但說  
到新歌劇底製作，却有某些新詩人便很踴躍欲試，或且躍躍在試，我看這未免拍地就是立  
一轟然喜劇吧。如有熱心的熱心學以詩人而定要從事新歌劇的製作，我看恐怕是應該做

# 一 藝術研究屬工夫

在現在看來，話劇和小說仍不失為發展文學才能的廣泛的兩面。詩是不夠勉勵的。話劇和小說知多少可以勉強得來。多和社會而接觸，或和某種社會而作深切的接觸，而最能取其一般的生活，習慣，言語，動態，和人物們底性格思想等等，更能站在超越對我的批判態度上，有計劃有組織地加以描繪，裁截，塑造，大體上應著努力底程度，是河內以得到相當的收穫的，除社會生活之外當然還有其它種種可能的對象，如心理底世界，歷史的世界，自然底現象等，即須要有科學家底科學訓練的訓練，即須要有歷史的訓練，即須要有藝術的攝取而再加以無情的淘汰。假使真有文學才能的人，經過這樣的步驟，必定能夠有所建樹的吧。

由自然，所謂文學才能，我相信也並不是天生成的，事實上仍然由環境而來。幼時所讀的家庭教育，和初級的學校教育是有最大的關係。一個文學家的家庭，應盡他的可能，去抵抗是有文學上的啟蒙。幼時所接觸的人物或師長，也是有極大的關係的。味或率，即指所讀本近遇的人或讀過的書籍，其影響往往足以支配人底一生。這些都是一般所公認的，即出凡是對於文學有嗜好或傾向的人，事實上在幼年時是已經有文學底訓練的，即指所讀本。

這是起碼的本錢。不過這些資本是應該使它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，而使它不斷的積蓄，多讀名家底著作，多活用自己的感官，多攝取近代新穎的智識，多體驗社會上的各種生活，多熟練自己的手筆，多接受有益的批評和意見，是儲蓄文學資本的必要條件。資本雄厚的人，生產底規模必然宏大，這是無須乎再多說明的目前的現實了。又如組織地由國家培養文學人才，即是由國家底力是來使傾向於文學的人積蓄文學資本，這比在無政府狀態下由個人底努力來從事積蓄自然是效率更大，因而可以促進生產，也是毫無疑慮的問題。不過要展開這個問題，便不免要誇進政治底領域，未免離題太遠，在這兒也就只好留着這樣一個提示，而不必多事縷述了。反正在目前文學底製作依然是個人底問題，至多也只能靠着少數同好者間的集體努力。

究竟應該寫些什麼呢？應該趕自己所最能接近，最能知道的东西寫，這是最妥當的辦法吧。不要好高騖遠，應該腳踏實地的凝視着現實。不怕就是一匹蒼蠅或一匹蚊子，你只要注目的觀察，你可以看出有不少的種類，無限的生態，最平常的東西說不定是最新奇的東西，最微末的存在有可能是最偉大的存在，「化腐朽而為神奇」，文藝家正應該要有這樣的用意和本領。人是社會的動物，不能離開社會，也不能脫離時代，處在此

時此地，應該求此時此地底美化與革新，「影響顯露，意志屬實」，不僅是僅僅的職責，同時是文藝底課題。自然要有美惡底標準。這標準不應是高蹈的懸擬，而要是內在的必然。發掘社會進展底軌跡和其歸趨，世界上已經有不少的哲人爲此消費了無限的腦力，雖然表達方式各有不同，但爲極大多數人底久遠幸福，各個人能夠得到盡量發展並能貫徹其所能以增進人生底福利，這當無疑問地是無可動移的鐵則。超人底想念祇是狂人底想念，以一部分特權的階層役使其它各階層，以一種自認爲特別優秀的民族奴化其它各民族，這些都是應當克服的病態。人類底一切活動所應該依據的批判的標準，便是這些發展常態和克服病態的內在必然，文藝活動當然不能除外。要站在這樣一種超越的立場以觀照人生，批判人生，領導人生，文藝家才能盡到美化社會，革新社會的使命。這是透徹現實的超越而非脫離現實的高蹈。古人曾作「乘長風破萬里浪」底豪語，正因爲他不會乘長風破萬里浪，假如把他放在太平洋底海船（還不必說是古代的本板船）上，遇著捲起海嘯的颶風，即使他就是最熟練的水手，也只好拋錨靜待，那是絲毫也豪不起來的。近人又有的在作「航空姿態」底壯夢，大約也由於沒有多大的航空經驗。飛機凌空，在不甚高的地方對於下界倒還可以作一個爽豁心目的大觀，然在不十分習慣或



謝覺虛弱的人，已經不能眼花頭暈而至於嘔吐，種種則則購大藥品則只是十中愈一而已，不敵藥氣，稀薄或虛空的地方，其恢復就有幾氣吸入，成爲一種專門的運行氣機，是醫藥生無底土危險的。臨臨現實的高路只是書齋中的白晝夢而已。也只設設種種，惟長絲毫也。

五因欲之，自爲了人衆，爲了社會底美化與幸福，文藝底內容雖然無非地是以道德美感發命，種種總總其初務。目前中國乃目前的世界，是入於社會是美與道德，道德與非道德，自爭得最激烈的時代也，也是最後得對於道德美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底時代，文藝底作用底位置，雖因時而也就而演進，時代更爲鮮明，更爲迫切。現實，是迫切地，要求着文藝必須作爲純粹，反道德，反宗教一切暴力侵略的武器而發揮其作用，現在中國而說，則是星拱輝煌，心願和第一，是足以支持抗戰而爭取勝利的事項，看都是無上的文學的題材，是積極方面的品德底表揚，是積極方面的黑暗底唾棄，是創作家們對於這些工作底應酬，是應接不暇，所謂「東掃塵埃，西掃塵埃」的作品，大火在眼前，應該是有產生劇烈衝動，使雄偉偉偉存起低回在這種境況底，而用那根玄並沒有把交遊和文藝工作者底低微誠謙清楚，是無選的，是該上是難於容許，而用那根玄並沒有把交遊和文藝工作者底低微誠謙清楚，是無選的，是該

謝覺虛弱的人，已經不能眼花頭暈而至於嘔吐，種種則則購大藥品則只是十中愈一而已，不敵藥氣，稀薄或虛空的地方，其恢復就有幾氣吸入，成爲一種專門的運行氣機，是醫藥生無底土危險的。臨臨現實的高路只是書齋中的白晝夢而已。也只設設種種，惟長絲毫也。

五因欲之，自爲了人衆，爲了社會底美化與幸福，文藝底內容雖然無非地是以道德美感發命，種種總總其初務。目前中國乃目前的世界，是入於社會是美與道德，道德與非道德，自爭得最激烈的時代也，也是最後得對於道德美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底時代，文藝底作用底位置，雖因時而也就而演進，時代更爲鮮明，更爲迫切。現實，是迫切地，要求着文藝必須作爲純粹，反道德，反宗教一切暴力侵略的武器而發揮其作用，現在中國而說，則是星拱輝煌，心願和第一，是足以支持抗戰而爭取勝利的事項，看都是無上的文學的題材，是積極方面的品德底表揚，是積極方面的黑暗底唾棄，是創作家們對於這些工作底應酬，是應接不暇，所謂「東掃塵埃，西掃塵埃」的作品，大火在眼前，應該是有產生劇烈衝動，使雄偉偉偉存起低回在這種境況底，而用那根玄並沒有把交遊和文藝工作者底低微誠謙清楚，是無選的，是該

謝覺虛弱的人，已經不能眼花頭暈而至於嘔吐，種種則則購大藥品則只是十中愈一而已，不敵藥氣，稀薄或虛空的地方，其恢復就有幾氣吸入，成爲一種專門的運行氣機，是醫藥生無底土危險的。臨臨現實的高路只是書齋中的白晝夢而已。也只設設種種，惟長絲毫也。

五因欲之，自爲了人衆，爲了社會底美化與幸福，文藝底內容雖然無非地是以道德美感發命，種種總總其初務。目前中國乃目前的世界，是入於社會是美與道德，道德與非道德，自爭得最激烈的時代也，也是最後得對於道德美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底時代，文藝底作用底位置，雖因時而也就而演進，時代更爲鮮明，更爲迫切。現實，是迫切地，要求着文藝必須作爲純粹，反道德，反宗教一切暴力侵略的武器而發揮其作用，現在中國而說，則是星拱輝煌，心願和第一，是足以支持抗戰而爭取勝利的事項，看都是無上的文學的題材，是積極方面的品德底表揚，是積極方面的黑暗底唾棄，是創作家們對於這些工作底應酬，是應接不暇，所謂「東掃塵埃，西掃塵埃」的作品，大火在眼前，應該是有產生劇烈衝動，使雄偉偉偉存起低回在這種境況底，而用那根玄並沒有把交遊和文藝工作者底低微誠謙清楚，是無選的，是該